

· 人體解剖漫談 ·



范 迪

「解剖學」是研究動植物體構造的學問，狹義地說則指「人體解剖學」，人體解剖學可分為大體解剖學 (Gross anatomy) 及顯微解剖學 (Microscopic anatomy)，大體解剖學是以解剖的方法觀察研究人體的構造；顯微解剖學則是利用顯微鏡來研究人體組織的細微構造。

人們因為宗教思想的限制，直到十六世紀中葉，才有人開始用屍體解剖的方法來研究醫學。但是，早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的時候，埃及便已經有了外科專門學問，現在孟菲斯 (Memphis) 的刻石上還留有當時踮腿截腳的手術圖。然而，有系統的人體解剖書却一直要到公元二百年才由希臘的一位醫生加朗 (Galen) 正式寫出。這本解剖學中謬誤百出，簡直成了一本笑話大全，他說人的胸骨樣子是一塊劍形肩骨，和猿的胸前那塊一樣地分裂開來；他又說人肝和豬肝一樣地分塊；女人的子宮和狗的一樣；腎骨和牛的也差不多。這些都是沒有解剖過人體而發生的小故事，他只解剖了各種動物，集動物器官構造的大成，而匯成整個人體的構造。十六世紀中葉，法人安特雷梵沙勒 (Andre Vesale) 是正式解剖死人的始祖，他實地解剖得來的知識，完全推翻過去錯誤的說法，奠定今日人體解剖學的基礎。他親自仔細地解剖每一塊肌肉，每一條血管，每一根神經，而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解剖方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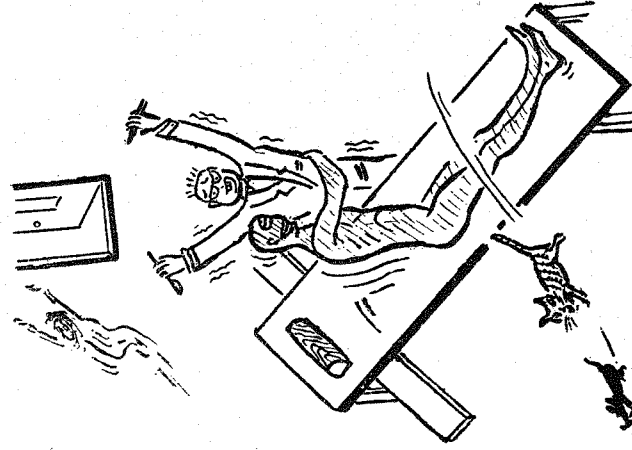
本學院對於人體解剖學的教法，採取系統解剖學 (Systematic anatomy) 即依照人體構造按系統講授完畢後，才開始實習。曾經被誤稱為中醫學院的本校，外人却不知道這兒的教授是堂堂的解剖學權威蔡滋溥博士在主持呢！

我們實習的人體解剖教室，是一間白色乾淨而且寬敞的大實驗室，解剖室的一端有教授休息室及管理員辦公室。這次解剖實習共有十具屍體 (九男一女)，分置在十個精製的解剖台上，這台面的四

周有高起來的邊沿，所以中間成了盆子，這樣可使台上的藥水之類的液體不致流出來沾染在身上，解剖台旁邊另有一個水桶專門收集這些川流，另外又有一個鐵筒是專門放置割取下來的油脂之類的東西。

屍體並不是十分可愛的東西，在夏日的黃昏梅天氣裡，屍體外表滲透出一粒粒的汗水，濕濕的、黏黏的，可是仍得沉下氣耐心的割。人體解剖並不可怕人，更沒有恐怖的气氛，日子一久，什麼都習慣了，再「少見多怪」的事，也「司空見慣」了。

那些屍體，雖和我們當中的任何一人都「素昧生平」，但我們對之仍有許多敬意與同情；當他們的生命終結了以後，仍能用自己的身體，來增進我們的智識，造成一批批有才能的醫師，來拯救第二代，我們更要表示由衷的崇敬。



解剖室奇觀 逸 盧 繪

叔本華所謂「惡的世界」

亦 仙

叔本華他認為世界是一種「意志」的世界，而「意志」的本身是不斷的、無盡期的追求慾，因此它一定是痛苦的世界。

第一，由於意志的本身既是指慾求，而所慾求者往往大過所得。每個人得到滿足後，必又產生數倍甚至百倍於原來的慾望。慾望無窮盡，而滿足却有限度。人的一生活痛苦皆因產生於追求無窮的慾求，慾望永不能得到滿足，理想的實現乃是理想本身最嚴重的致命傷。「熱情即使得到了滿足，所帶來的很少是幸福，而多半是不幸。因為熱烈的慾求，常與個人的安寧有所衝突，因而危害個人的幸福。」每人在他本性中藏有分裂的矛盾，一種慾望實現了，另一種新慾望便繼以產生，如此永無盡期。痛苦便永無盡期延續下去。

而人生所以是一種災禍，其第二個原因在於痛苦是生命的基本刺激與本體，而快樂不過是痛苦消極停止。亞歷斯多德說得對；賢人並不追求快樂，只是盡量擺脫煩惱與痛苦而已。

「一切滿足，或不常所謂的幸福，就其本質而言，只是消極的。」我們對已享有的福利與利益，非但未會切地加以認識，或加以評價，反而將之視為不足為奇甚至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因為他們只減輕了我們的痛苦，只消極地滿足我們，但是直到有一天，當我們失掉這些時，方才恍然大悟其為彌足珍貴的，因為慾望、缺乏、悲哀、是積極的事件，對我們有直接的影響。

再者，人生是一種災禍，其第三個原因在於一旦苦難稍放鬆我們時，倦意便會跟踵而來，致使我們不能不去追尋消遣——或毋寧說去追尋更大的痛苦，所以即使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實現了，不勝枚舉的惡與罪仍然不能消滅，因為某些災禍乃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條件，再者縱使災禍都能除淨，倦意無聊也將痛苦得使人難以忍受。如此「人生有如擺盪，在痛苦與倦意間來回擺動。……如果我們把所有艱難與痛苦歸諸邀敵，那麼，屬於天國的無非就是無聊與倦怠。」我們越是成功，便越會感到百般無

聊。

人生所以是一種災禍，其第四個原因在於有幾體越高等，痛苦也就越大，知識的發展並不能解決這種痛苦。所謂「意志現象變得越完全，痛苦也就越顯彰。……如此，隨着理性與意識的發展，感覺痛苦的程度也就增加，直到人類乃到達最高點。所以一個人的知識越豐富一或者他越有才智一他會越感到痛苦。……」

因此增加知識便等於增加悲哀。

人生之所以是災禍，最後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因爲它是戰爭。在自然界中到處可見到種種傾軋、競爭、衝突以及勝利與失敗的交迭現象。整個人生的圖畫上充滿了令人不堪直視的痛苦；人生之所以能够存續，乃是因爲我們並不十分認識它。當然「各個人的人生，我們如將之當着全體來看……而只強調其最重要的特徵的話，人生着實是一場悲劇；但就細部察之，則有喜劇的性質。」

最後，我們遇到死亡。「如果我們的步行不外在是我們所時時提防着的跌倒，我們的生命，顯然也是我們經常設法阻止，而遲遲未臨的死亡。」對死亡的恐怖是哲學的開始，也是宗教的死極原因。一般人常不能調和自己與死亡；所以他們造成了無數的哲學和神學，不朽的信念之所以風行，無非是恐懼死亡的心理所致。

對於以上所說叔本華所謂的「惡的世界」，由於「意志」的世界而導致人生的災禍痛苦。其第一因素「慾求」是一大致命傷，因此爲了追尋解除痛苦，佛家就以「禁慾」爲苦修，用以排除外、內在的誘惑及限制慾望，即所謂「四大皆空」，「無我」的「涅槃」境地。這亦何嘗不是一種解脫的方法。

至於生命本質上的刺激而產生的痛苦，而從幻想中或實際上去追求快樂，不過那也是暫時的，「樂極生悲」以及「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是對人言無二、三」亦可謂人生的本質是痛苦的，不過這亦趨於悲觀論說。

戰爭更是一種最重要的因果，從古至今，人類莫不岌岌不安，努力求和平以免除戰爭所帶來的恐懼與痛苦。

對於我們，最後的逃避法是自殺。當人自殺時，思想與想像竟能克服本能。悲哀與鬪爭在個人死亡後仍然繼續，也必須繼續，只有意志在人類之中佔上風。除非意志完全從屬知識或理智，人生的種種痛苦毛病便不能連根剷除。

處於這種「世界」，唯有個人的哲學修養崇高，便能隨遇而安，無所憂煩的了。